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二

太倉顧夢麟蒸述
常熟楊　彝參訂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通解古樂、白華合吹太蔟應鍾二宮、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大全廬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

惟有聲故笙立於磬南〇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〇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束晳補亡之無謂〇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鼙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通解古樂、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儀禮笙入三終之

後間歌三終

麟按儀禮鄉飲酒禮注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賈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燕禮注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

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二者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既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上文之次也○後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下文之節也○然而南陔以下○不據皇皇者華○雖輔注○謂欲令笙詩相次○但常棣以下○六詩○間於其中○頗為失倫○又不知所攷○云○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興也

亦賦其事以起

疏義揚字本作鰑、以其輕揚善飛、故曰揚、○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爲起詩耳○但罶中之魚既有鱨○又有鯊○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則又以二者兼備之意爲興也

麟妝釋文○草木疏云鱨今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然名物疏止云長七八寸許○似刺據善本黃鱨吳中常產○無尺以上者也○鯊魚○集傳云狹而小○蓋本陸璣爾雅又云○鯊員○有點文○廣志又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蓋亦吳中常產也○但未知吹沙與否耳○雅翼云○大者不過二斤○鳥獸考云巨者餘二百斤○或化為虎○必先別種○又集傳○鯊魚○似燕頭魚○身似燕頭本不成句○本魚而曰魚身亦未安也○故疏義欲以似燕頭魚為句身字屬下○然如此則燕頭魚當為魚名○既無所據○且燕頭魚身○亦見埤雅之文○似疏義為穿鑿也○寧終從舊讀耳○君子有酒○

疑只是說酒。但熠後三章多旨有俱須針上文。兼綻言之亦無妨。然詩意之妙。正在離合有無間。何必拘拘爾邪。孔疏欲以旨屬酒。多屬魚。以爲後須針之地。釋文又欲以有酒旨爲句。而且多字另爲句。則更穿鑿之甚。俱笑焉可也。纂集傳叶蘇何反。埤雅字作魦。又古義桑何翻。歌韻。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鮦也、又曰鯇也、

麟按鱧字本草亦作蠡。曰蠡魚。埤雅云。今玄鱧是也。吾吳中呼爲黑魚。道家以爲厭。非佳味。毛傳鱧鮦也。本本草。集傳又曰鯇。

則含人釋也○就令之鮮魚○非一物○○古義又云諸魚中惟鱧魚膽甘可食○有舌○此未驗也○鱧既味甘○無毒○至其膽亦甘可食○則其美可知○道家三厭○天厭雁○地厭犬○水厭鱧○

○魚麗于罶、鱨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鱨、鮎也、有、猶多也、

麟按鱨釋鮎○亦本毛傳也○然爾雅自作二魚○鮎在吳中亦下味○不貴也○華谷云○只當言鱨似鮎○是○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集傳○有叶羽已反○古義此與上章俱紙韻○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麟按集傳、嘉叶居何反、古義亦歌韻。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

蘇傳、偕、齊也、

麟按集傳、偕叶舉里反、古義亦紙韻。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

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韻】按集傳有叶羽已反時叶上紙反古義亦然嘗則是此三章復與前三章各相叶音節之至善者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大全儀禮注）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說通以下三篇、朱子以為燕饗通用之樂、世解遂謂不可入君臣字面、不知雅詩皆王者所用○所謂通用亦不過通用於在上位在下位者耳○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通解古樂、由庚、合吹蕤賓林鍾二宮、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詞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爲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釋文罩、捕魚器也、籗、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

孔疏釋器云、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籗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籗、

增釋吳師道曰、諸本作鯉質鱒鄉肌誤、按詩記引山陰陸氏曰、鯉質、鱒鱗、肌肉甚美、傳蓋本此、而本有誤脫、今興國刊本朱鑑

所傳者、鯉質鱒鱮爲是、鄭字誤無疑、

鱮按魯詩世學引陸氏○又曰鯉質鱒鱮○鄭肌○然亦恐未見埤雅○豐氏誤也○但集傳訓南○既從毛氏曰江漢之閒○後乃曰沔南丙穴○恐亦似上澗下狹○自戾其說○蓋嘉魚丙穴○雖有故實○此當從言○鄭箋曰○南方水中有善魚○華谷曰○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較妥耳○又嗣宗記丙穴不一處○亦是附會○其樂○字○作○北○音○即○與○罕○叶○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毛傳汕、樔也、

鄭箋令之撩罟也、

呂記山陰陸氏曰、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

嚴緝樔音朝、韻作罺、

大全巢爾雅作罺、撩、療僚澇三音、

古義詩詁云、魚罩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今人謂自上罩下爲罩。則罩之自上而下者。今提罟也。自下而上者爲撩罟。即罾類。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疏義主人卑禮而喜賓樂之○綢繆纏綣○亦若此也○此以相得之意爲興○

通解樛木興君子○甘瓠興嘉賓○蓋南有樛木○而甘瓠纍之○有纏綿之意矣○君子有酒○則與嘉賓共之○而式燕綏之、不亦有纏綿之意乎○綏之○自我燕賓而言○纏綿殷勤以安其心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疏義】但以思字相爲興○集傳二說○前說爲優○

【大全】慶源輔氏曰、興體取義○與不取義○詩中固有此兩様○但此二章相比○放於此發之○○孔氏曰、思皆爲語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韻】按集傳○來○亦叶六直反○又○叶戈昔反○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說通　通詩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言樂言衍。猶娛其外也。式宴綏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曰又思則不可限於。由外而內。由暫而久。無窮之意也。有嘉魚而必罩之汕之。有酒而必嘉賓樂之衍之。有樛木而甘瓠始纍。有酒而嘉賓始綏。雛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舉。此興意也。

崇丘、

說見魚麗、

通解古樂、崇丘、合吹夾則中呂二宮、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孔疏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

爲茹、謂之萊蒸、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亦當然矣、

嚴緝補傳曰、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無期言無窮也○有期則有時而止○

疏義、此富山有臺萊耳○分屬兩句○互文也○○南○山○北○山○有○臺○又○有○萊○君○子○之○人○有○德○又○有○此○福○其○所○有○者○皆○不○一○也○故○以○起○興○○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祝者○期之於後來○邦家之基曰德者○德堪其任也○

大全本草曰、莎草實、名香附子、○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考者○

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盖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無疆、邾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六帖魚麗言品物之豐盛。故曰優賓嘉魚則言懽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其義。三者既備。斯燕賓之道盡矣。而每詩形容曲盡。不

可互異。則又詩人之善於立言也。

解按集傳。臺叶田飴反。萊叶陵之反。通章一韻。下同。〇名物疏又言木草。香附子即莎草根。不云實也。又政和本草曰。莎草實名名緹。衍義曰。莎草。其根上如棗核者。謂之香附子。〇古義。臺名夫須。蓋匹夫所須也。萊說文云。蔓華也。通作釐。又原始云。萊即梨也。一名落帚。初生葉可食。大則為樹。可為杖。俱未知是否。但曰釐曰梨。則於韻頗叶。

〇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榦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亦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鄭箋已止也○不已者○長見稱頌也○

六帖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

麟按如是○德音不已亦可見壽意○若依劉氏此章專美其德○則

疏義兩與之理難認大約疏義解余皆與闇合大全多采之者非也集傳母叶蒲彼反古義紙韻○古義又云杞王應麟以為梓杞之杞愚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即是枸檵也根莖葉子皆可食令人輕身益氣陸佃云李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嚴緝秀眉壽證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又所以祝其壽而美其德也

古義栲全天年杻號萬歲又陸佃云杻可為弓弩栲可為車輻

有父之道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啖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大全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啖、亦可煎食、其子一名枳椇、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閩枸、朱子曰、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吾鄉呼為兼勾、味甘而解酒

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

麟按、說通○曰保艾○有引翼之意焉○亦德也○不必依劉氏作壽說○其壽說○集傳○枸○俱甫反○楰○音庾○耉○古五反○後下五反○字彙○庾○弋渚切○音與○俗讀平聲○似非○大庾嶺○庾亮○與之庾○皆同○古義麌韻○

南山有臺六章章六句、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說通古樂由儀合吹無射夾鍾二宮、

鱗按鄉飲酒禮○燕禮○樂皆四節○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笙入三終○南陔○白華○華黍是也○閒歌三終○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是也○自此之後○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是其解也○鄉射禮亦合樂關雎以下六詩○就而不歌○不笙○不閒○蓋志在射○略於樂○諸說謂同鄉飲酒禮燕禮者○亦攷儀禮未詳耳○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旣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旣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二句另轉

孔疏、釋草云、蕭荻也、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焫蕭合羶香、是蕭爲香物也、

孫義、露零於蓼蕭、天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

又相應也。故以為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若此有所疑。彼有所畏。猜嫌妨忌。安能致此樂乎。○記注云、饗以嚴為主。故曰訓恭敬。燕以親為主。故曰示慈惠。

大全安成劉氏曰、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殽於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

通解詩柄雖本左氏語。然或者不知。遂以一詩所歌之詞。皆為示慈惠之意。却誤。○注中是以二字。在燕笑語上。本文是以又須燕笑語。勿混為佳。蓋必有我心寫兮於既見之時。然後有燕笑語之舉。既燕笑語。然後有譽處無缺也。有譽處在諸侯。不兼

天子○俱自今日說○譽即獲上之譽○處即今日燕飲之樂便是○

六帖 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歡戒之也、

疏義 壽考不忘○言長久安寧也○因已見秦終南○故不重釋○

輯錄 解頤曰、赤芾金舃○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紓○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

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

通解朱傳龍寵也寵乃榮幸之意非增重與光相去不遠

講意龍光只就燕飲時說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葢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大全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見○後○二○句○另○轉○意○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觵楼壽豈之豈○叶○讀○如○字○驪姬云云○豐詩世學又曰○晉由驪姬之亂○詛無納群公子○秦鍼字后子○桓卒景立○鍼乃出奔晉云○鍼○

音甜◯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旣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沖垂飾、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孔疏釋詁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把也、然則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也、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曰和◯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

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禮記注云鸞在衡

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之鸞不在鑣也

呂記後漢志注曰干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秦制曰和設軾者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

嚴緝毛以爲和在軾。鸞在鑣。鄭以爲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軾。

輯録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軾是車上橫木可憑者。

大全建安何氏曰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

衡工近於馬。衡車前横木駕馬者。即軛也。

鮮按講意謂此篇四章皆興至末。直俗解之爲騎。必不可信者也。皆以二句興二句。後二句另轉耳。然前三章易見。而此難見。故雖說義亦同。三章以前皆用兩句興。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而不知其實非也。僅華句自完興意。而和鸞句自起萬福。義無不可。正不以對待爲拘耳。大段此章與終南次章一格。皆須兩句一連說落無疑。〇坪雅。青鳳爲鸞。鸞雌四和。〇和和鸞。不一鈴。而棒則雖雅萬福。不一福。而聚則攸同。亦可作十串意相引。

蓼蕭四章章六句、

輯錄許氏曰、天子雖爲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遼絶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庭之都俞吁咈○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歡愛之心○未嘗不存乎其中○三代聖君○叅莫不由是道也○觀安樂羣臣之諸詩可見矣○至於蓼蕭之詩○尤見卑遜樂易直猶賓主相獻壽幸之詞○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處○固備其謙接之語○且曰不寵而

光。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入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爲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豈弟之氣象盈於朝廷。而放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比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絶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

麟趾詩傳關曰、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惟是有道以懷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
伯子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職在掌客者是也
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於
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令曰燕笑語兮曰
孔燕豈弟故知為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
王者建國親侯欲其光昭令德翼載王室與國咸恪永世
無窮故褒之以龍光祈之以不與美之以宜兄弟祈之以
壽考壽豈意何懸懸也古親賓之典其相勉以正如此宜
徒以飫惠自留截抑是詩與湛露形兮均為天子燕諸侯、

故左傳文四年、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之賦、謂諸侯朝正敵愾而王宴之、乃得賦此、是也、及觀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警其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夫華定之不敏、亡論已、為衆人者、甯遽忘衛俞遽謝之故事、何其不宜賦而輒賦於宋客乎、豈世變愈下、僭擬無忌愈甚、與若肆業及之、而不自覺其干大禮耶、記曰、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與夫舞佾歌雍、所由來者漸矣、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兩○則○字○並勿內此解共又一格○）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疏義孔疏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曰私燕○燕禮宵則云云者引此以明有夜飲之禮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

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又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觶按燕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云云是皆本詩注脚也但諸詩引燕禮皆諸侯燕其臣非天子燕諸侯之禮節次必有不同又不可太膠柱云○人儀禮注曰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

之後終燕則至宵也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夏之日不射未必至宵也○云燭燋也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荊燋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也○庭燎亦名大燭○故詩云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此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者○亦是大燭在地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謂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鄭箋載之言則也、

嚴緝草茂則得露多○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優渥也○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當從朱氏

輯錄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何休注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居也○

大全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安成劉氏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

通解下二句重獻獻上爲是○注云夜飲必於宗室○則宗室乃燕

飲必在之地似不宜重番蓋在公堂則失之拘在朝廷則失之嚴故必在彼宗室於以成其禮也

麟按說通云王者有燕有饗饗在廟燕在寢儀禮疏云六寢路寢者以其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故云路寢也禮書云王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也、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通解】顯允在平日看、令德在今日飲酒上看、顯允二字較輕、下豈弟亦然、

【講意】此言杞而又言棘、下言桐而又言椅、無一物之不有正、以興下莫不字、無一人之不然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
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
壽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大全杜氏曰、朝正、朝而受正教也、○問蓼蕭湛露二詩、朱
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
好。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孔疏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昭元年左傳云、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于廟、

嚴緝天子以彤弓賜諸侯。弨然而弛。賜弓不張也。吾中心至誠貺賜之。故陳鍾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畀之。彤弓非常賜也。緝

鼓大樂也饗宴禮也設宴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大金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犯闕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

顧按賜弓既云不張則彤弓弨兮一句甫指目前而言也但受
言藏之一句又追前日耳受之言呂記李氏曰諸辭也然戎
作王者受之弓人而命司者藏之亦自佳其大壹則六帖云藏
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詩之者以為重推誠以賜有功而不
敢吝故受之者以為恩然王者之心非欲其以為重以為恩也
盡吾之禮意而已誠且速字講中勿說出說通云無吝惜是說
詩斷意若入講是重王者不重嘉賓矣俱妙集傳貺叶虛王反
饗叶虛良反古義陽韵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疏義勸謂燕飲之際勸以助歡尊右為尊位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載形弓于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

臨川王氏曰尊尊而右之也疊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尊

麟按禮書柲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緄以縶之故亦謂之紲如此則納之韣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弸戾之病矣是載而橐之之義也集傳載叶子利反喜叶去紀反右叶于記反古義寘韻

彤弓弨兮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賦也橐韜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

酌自飲而進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釋文］韔本又作𢐗弓衣也

「疏義」一獻一酢○醻施均矣○又有醻是其厚也○故以厚訓醻醻以導飲故又為勸也

韔按禮書明堂位曰○載𢐗韣○小戎曰○虎韔鏤膺○大叔于田曰○抑卷弓忌左傳曰右屬櫜鞬杜氏曰櫜以受矢鞬以受弓韔弢彌韋鞬皆弓衣也亦曰弓室此曰櫜之以賓字為虎字耳集傳壹叶古號反醻叶人到反則似醻讀如擣也古義號韻古長又云說文云車上大櫜引詩載櫜弓大又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

虎皮名曰建櫜注謂兵甲之衣曰櫜〇蓋兵甲弓矢皆以皮爲之衣故皆以櫜名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〇謂諸侯有四夷之功〇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〇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〇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〇如四夷入邊臣子纂弑不容待報者〇其它則九伐之法〇乃大司馬所職〇非諸侯所專也〇與後世强臣并

袁颿行者異矣。

釋文。旅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

孔疏。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其賜有功不須四夷之功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雒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也。齊武子所言及晉

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旅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旅彤少旅多舉重可以包輕也有弓則有矢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旅弓矢千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

大全周禮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麟按疏又謂色以赤者周所尚也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然惟左傳語同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則又不以多寡為辨也旅弓矢即作盧弓矢王莽九錫文亦然韻瑞旅黑弓通作盧字彙旅音盧與盧同是也又書孔疏曰彤字從丹旅字從玄故彤赤旅黑解較詩疏尤明捷云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

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箋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孔疏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璣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

通解禮儀說今日燕飲○上說賓之初筵○注云初筵禮儀之盛○與此禮儀字同見之而樂○燕禮所由行也○儀生於樂儀之所在○即樂之流着焉耳○且字語助之辭○不宜深滯

說通儀如獻酬之禮○承筵之將

辯按馮嗣宗曰莪蒿陸璣以為生澤田○陳藏器以為生高岡○其

説之不同如此。以詩文証之。陵阿則高地也。沚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是。集。傳。儀。叶五何反古義歌韻。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孔疏、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

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么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汎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

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佳者佳佳然、言安定也、古義、汎說文云、浮貌、以下文觀之、浮而汎汎、沉而復浮、為汎汎、黃震云、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帖、朱氏舊從序說、後改定、謂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强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

裳白馬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孔疏、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箋云記六月者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

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車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用、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言截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為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

「嚴緝」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

「疏義」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輯錄」穰苴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所著書名司馬法

「大全」廬陵李氏曰皮去毛[illegible]治曰革○豐城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玁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累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

我者乃所以安我也○注之爲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據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

麟按此章四句一截說其下四句推原上四句之故也集傳服叶蒲北反下二章同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强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敎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孔踈戎事齊力尚彊○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四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同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亂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

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此

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爲服。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呂記漢文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

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
常度矣
「通解」比比之也閑閑之也俱用力字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說方見條理變速常度等雖劉氏分析
如此然只會大意作兩段轉折不必太拘○依王氏則比物四
驪二句對維此六月二句依注則比物四驪一句對閑之維則
一句緣此六月二句來免另補矣是王氏閒架較勝也我服既
成以下直貫至佐天子自作一截說則又此篇六章分段概然
亦凡為八句之詩者分段概然可類推云○上四句各二句對

〇說我服既成二句〇自起王于出征二句說〇不易聚同云〇在六句截〇便亂〇勿信〇〇縣義〇四驪〇即四牡也〇我服〇即常服也〇語與上章相應如此〇亦與王氏解同〇

〇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嚴緝曹氏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號義馬壯則兵強〇而奏功可必矣然且不以強盛而忘嚴敬之

道也。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上章見其能。此章見其賢也。然戎事莫先於馬。故皆首以爲言。而反覆稱美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有車馬爲之用。則足以却玁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爲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豐城朱氏曰。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

麟按此章之爲四句一截。尤易明。達謂正大分定謂同大業。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耿也、茹、度、慗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啟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二字衍）是以建此旌旂選鋒銳進○假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上四○句）

釋文爾雅十藪周有焦穫、

孔疏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於玁狁也皆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為近故箋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鎬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雒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雒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釋天

（知鎬日起作劉向云）

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司常云、鳥隼為旟、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此旐而言旐者。散則通名。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旃。亦是絳也。

呂記曰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

嚴緝史記漢書之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錯置。革急者。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革音棘。是也。

○曹氏曰。白帛也。絳帛為旆。以續旐末。為燕尾。

○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

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者北。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輯錄解斷曰。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七百二十人。

大全耀州三原縣今隸陝西西安府。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玁狁為寇。而數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為宣王中興之師也歟。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之易明者觀注語自見始首章則彼是倒說此順說也鳥章為朱雀繼旐為玄武頗有蘊藉而才伯不從謂兩句說旌旗皆傷前鋒不必遽兼後勁此或亦本孔氏旐而言旐散則通名之說然麟意即如舊解亦自無妨但須認清一路若聚闘之騎墻立論便疑通本皆不成書雖置不觀亦可也集傳行叶戶即反馮嗣宗曰繼旐曰旆出於爾雅郭注所云續旐末為燕尾義見詩者即此白旆央央也然則旐是旆身旆是旆尾攷之詩圖則一車中有二旗其一旗畫朱鳥即織文鳥章其一則旆別自為一竿有旌有兩飄帶其所謂綃廣充幅

長尋與旐尾之形並無有鳥詩圖出於後儒圖不足信不可據以疑爾雅然此詩下文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則旆蓋建於元戎之上者元戎軍之前行凡師前朱雀而後玄武恐不得建旐也鄭氏以織爲著之於衣故孔氏解毛傳繼旐曰旆以爲旗旐散則通名此説經傳無文毛意當是據爾雅不得與鄭同也左傳説旆多矣杜氏注各不同莊二十八年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注云子元自與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僖二十八年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注云旆大旗也建二旆而退若使大將稍卻又亡大旆之左旃注云大旆旗名

繫旐曰旆旆通帛曰旝宣十二年令尹南轅反旆注云迴車南向旆軍前大旂附十三年合諸侯于平丘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注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斿也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哀二年陽虎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注云旆先驅車也傳士凱反復其說以事推之知于元之旆陽虎之旆軍前大旂也孫毛所說與亾大旆之旆遠而不旆之旆大將所建大旗也所云建者旂之竿耳如傳氏之說則此白旆央央者即軍前大旂故建於元戎之上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在先是也若是繼旐之旆乃後軍所建矣旐之末不妨有旆顏

非此節耳至杜以節為旂尤是臆說旂如井水之勢數之多寡不同非燕尾之形也若杜此注不從爾雅則旌旗既建但結其旂旐是大物既已建矣反以旂之舒結為戰不戰之候晉之軍容何太不彰明乎按此與才伯同然補通解之未備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

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大全大原府陽曲縣、今隷山西、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閑習。遂出獵玁狁。至于太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為法哉。

麟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曰。太原截者非也。上四句反起下四句耳。謝疊山曰。車之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鬬。馬之教訓習熟。則時於馳驅。大段皆可以大得志於玁狁。然且薄伐而不窮

追者是文武吉甫之所以萬邦爲憲也○亦上四句對薄伐二句起文武二句說畧與第二章一格○集傳憲叶許言反○古義上章言前軍也至此我車四牡則大隊繼之矣○大原晉地○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

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疏義受福不在燕喜之外燕飲喜樂即所以為福也

大全濮氏曰魚火熟之名膾細切肉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玁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然此但為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

輯按此章亦漸在四句截觀注蓋以自足吉甫燕喜二句是之自起魚鱉膾鯉四句可見也講意云上是燕飲之受福下是與

燕之得人亦看得不重複無兩欲判作兩燕似本仲旅又往時多云將相調和傳合時事者俱非是燕而曰嘉曰祉者始上樓棲嚴翼等亦為常情不必云佐兵飲至上祓天寵也集傳久叶舉里及兩友字俱叶羽已反○古義張仲諸友之一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

六月六章章八句

講意此詩雖稱美吉甫之功其實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觀王于出征等句可見非專美吉甫

古義按竹書事在宣王五年